

WENYIXIANGJUNBAIJIAWENKU

百家文库

小说方阵



翁新华 卷

文艺湘君百家文库编委会
谭 谈 周江沅 吴兆丰 黄铁山 钟增亚
左大玢 周康渝 李元洛 张步真 武俊瑶
何纪光 胡明珠 吴月英 谢 璞 魏文彬
白诚仁 弘 征 曾果伟
总主编 谭谈

小说方阵
主 编 谭 谈
副主编 张先瑞

WENYIXIANGJUN
百家文库
Wenyixiangjunbaijiawenku

小说方阵

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总顾问 刘鸣泰
文库总策划 谭 谈
印制策划 张光辉

文艺湘军百家文库
小说方阵

责任编辑:张先瑞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邮编: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印刷

2002年4月第二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

字数:200千

ISBN 7-5404-2387-0/I·1787

全10册定价:198.00元 本册定价:19.80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总 序

文选

文艺的繁荣、文明的进步，需要一点一滴的积累，每日每时的创造，也需要对创造成果的检视和总结。这也是文化积累的一项重要工作。只有这样，那些闪烁着美与智慧之光的创造性劳动才不致被岁月的长河湮灭，文明的火炬才会代代相传。中国古代早有修典的传统，辉煌灿烂的中国古代文明正是通过一部又一部规模宏大的典藏而得以保存、流传的。这使今天的中国人受益匪浅，为之自豪。

为庆祝湖南省文联成立五十周年，迎接全省第七次文代会的召开，省文联的同志们组织出版了这套《文艺湘军百家文库》，这是一件好事，也是一件盛事。入选此套文库的作者，除一部分德高望重、成果丰硕的老文艺家外，大多是我省当前较有影响、十分活跃并且颇具潜力的中青年文艺家。作为文艺湘军的中坚力量，他们生逢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投身澎湃向前的生活洪流，文思泉涌，才情迸发，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为当代湖南的文化建设作出了贡献。以文库的形式，将他们的创造性成果结集出版，是很有

必要的。这套文库，与此前我们组织出版的《当代湖南作家作品选》、《当代湖南戏剧作家选集》、《当代湖南文艺评论家选集》一起，构成了当代湖南文坛艺苑蔚为壮观的整体图景。

“盖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文学艺术在我国从来就具有很高的地位。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体框架中，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极为重要的部分，而文艺，则是这先进文化中最为五彩斑斓、动人心弦的因子。不管时代怎么发展、社会怎么变化，优秀的文艺作品，总会具有不朽的生命力，总会在民族的心灵中留下恒久不灭的投影。我相信，这套文库的出版，将不仅仅是给历史留下一份档案，某种程度上对未来的文艺创作也会具有典范和启示的意义，它必将进一步激发湖湘热土上作家艺术家的创造激情，使湖南的文学艺术有一个更大的发展。

在新千年的地平线上，杰出的文学艺术将如日中天，光华夺目。让我们怀着庄严的心情，踏着坚实的步履，迎接文艺新时代的到来。

是为序。

2000年5月于长沙

目
录

总序(文选德)/001

再生屋 /001

五十年前的蝴蝶标本 /039

终极 /072

痴虎 /109

水平面上下 /164

沧浪之水 /211

有花的日子 /258

翁新华主要著作目录/280

总跋(谭 谈)/281

再生屋

清风镇的刘再生原是一筒阴沉木，拾了大半世破烂，穷得没个偎脚的，长年累月一条破裤子包不住屁股。这几年时来运转，办起了一爿“再生废品收购店”，赚了几个钱，没料到一本账查下来，却又犯下了“偷税漏税”的律条，补税三千块，外加罚款两千块，和泥带水，满打满算，要拿出整整五千块。这样一来，就好比赶着赤膊钻刺蓬，出得来身子，都要脱层皮了。

刘再生人像条腌黄瓜，罗圈腿，砂锅背，五官平庸缺少福祿；尽管当上店主之后在那件灰布褂子的荷包口拴上了三支水笔，名字也上了三回电喇叭，却未能改变那副凄惶相；加之连日来的轰炸，饭不思，茶不饮，人便瘦成个活鬼了。为了消灾化吉，他不得不像饿狗子觅屎一般四处奔走求告，实指望能遇上人世间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

这天早上，他脸都没有洗，眼角弯里还粘着两砣白眼屎，

便敲开了邻家的小木板门。

这是一间残破的茅草偏屋。金钧老伯跪在火塘旁边的稻草上煮米粥。半明不灭的湿柴茆子在火塘里冒着青烟。一只乌漆墨黑的瓦钵用三块断砖头支着,里面的米粥“咕啾咕啾”地翻着气泡。老人那双死鱼样的眼睛含着饥渴的欲望,透过烟雾与白汽,直勾勾地落在瓦钵里。粥大概煮得差不多了,有了香气。老人使用那枯柴样的手拈起木勺,颤颤地搅那粥几下,舀起一点,抖抖索索地递到垂着一小绺山羊胡须的唇边,吹吹气,兔子似地急急地嚙动着嘴巴皮……

一日两餐,一钵米粥煮三个时辰,吃两个时辰……

——这就是一个孤苦伶仃的摘帽地主的残生。

刘再生立在他身边,神态中除了凄苦不安之外,还带着点肃然,一直等到他吃完三勺米粥,才讷讷地问:

“米,还有得煮么?”

金钧伯兀自舔着木勺,漠然中带着点傲然。

刘再生朝他靠近一步,眼望着火塘旁边的米缸问:“要不,我送些米过来?……”

老人这才停止咀嚼,带点感激地望了刘再生一眼,冷冷地问:“封了么?”

“封了哩。”

“求得情动么?”

刘再生摇摇脑壳:

“恐怕难了。上了铜版册哩。镇税务所刘所长限定我三日之内交齐罚款;差一分都不许动封条……金钧伯,我是实实在在拿不出呀!您是晓得我的底子的……”

“唔,”金钧伯打了个饱嗝,“家有黄金,外有戮称。人人个个都晓得的……”

刘再生苦着脸道：“老伯，我，我是来找您讨主意的……您帮我指条路吧。这……真是要我的命哪……”

老人又开始舔那只木勺，里里外外，凹凹凸凸，细细地一遍又一遍地舔，仿佛粘在木勺上的是百宝仙丹，吃了可以长生不老似的。老半晌了，他才果敢地说：

“找隔壁的去。磕头，下跪，哭秦庭。莫怕舍不得眼泪。听到么？”

刘再生好生吃惊：“您是说史奶奶？”

“哪个在老虎的脖颈上系得上铃子，他就解得下铃子。这阵势，除了她，还有哪个帮得了你？”

“您说她？史奶奶可是个好人哪！”刘再生叫起来，“那天，镇税务所的人来查我的账，封我的店子，可是瞒着她的呀。后来，她晓得了，还帮我求过情，直冲刘所长发脾气呢。‘天庭的神仙下凡，还得先朝拜本方土地！’——史奶奶就是这么发火的。刘所长可是全不把史奶奶动气放在心上的。求她，有得用么？”

金钧老伯悲哀地摆摆脑壳，长长叹了口气，朝刘再生挥挥木勺：

“莫讲了。去吧。求她去。天亮时，我见她朝镇子方向去了，走的小路。”

……

迷津业经指点，刘再生于是不再作声。木桩似的戳在地上老半天却想不出其中蹊跷，便不再想，怏怏地退出偏屋。出门丈把远，复又返回，从腰里解下一片钥匙，佯身放在米缸盖上：“金钧伯，我怕要晚些才得回屋。您等会过那边照看一下。灶里在煮猪潲，怕发火呢……”

二

史奶奶是镇上的代理税收员。

刘再生和她家只隔一板墙,不但鸡犬之声相闻,就连说话、洗碗筷的响动也听得见。土改前,两家就是紧邻,两间茅房眉毛鼻子造在一处;土改时,两家同时住进了金钧这一溜四间青砖瓦屋,分享胜利果实,人称瓦屋为“再生屋”;金钧则住进了偏屋。史奶奶说,照理,刘再生不应分上这两大间瓦屋的,这并不是他穷得不够份,而是他的穷骨头缺少点硬气。史奶奶当区长的崽舍生忘死斗地主、分浮财,他帮工作队送个信也是提心吊胆。斗争会上,要他揭发金钧的剥削罪行,他立住像只木鱼,半晌没放出个响屁来,催得急了,才说了句“人家金钧伯人也还勤快,就会死做,一粒豆豉下两口饭”。他帮金钧打长工时,明明挨过人家的牛鞭,斗争会上史奶奶把牛鞭塞把他,要他“一礼还一拜”,他捏着牛鞭的手就像发了鸡爪疯一样直打颤,举到天上就再也落不下来……这就使工作队很不满意。要不是史奶奶做崽的工作,这瓦屋是断然分不到他名下的……

七〇年遭春旱,油菜收成不好。刘再生完不成菜油上交任务,不晓得哪个帮他暗暗在油壶里掺了三斤生水。没料到被查验出来,一根麻绳子吊到大队部屋梁上,粪便都厕到裤裆里了。亏得史奶奶仗义相救,拚死将他解下地来,还打了支书九癞子一巴掌……

后来,他就四乡八里拾破烂,饿得肚皮贴住背脊骨,身上喷臭气。史奶奶呢,屋里胜利果实分得比别人足实,加上自己勤耕苦做,纺纱织布,喂猪圈鸭,当专员的崽又源源不断地补

充给养，日子过得相当宽展。于是，老人成了刘再生的孟尝君。

刘再生穷，常常是三月而不知肉味的。而每逢饭前半个时辰，总有一股浓烈的鱼肉香气从墙缝里飘过来，弄得他馋涎欲滴。而往往这时候，隔壁就会响起史奶奶慈爱的嗓音：“再生哪？过来，过来吃菜呀！我这里弄了拍拍满满一土钵腌肉呢，还有上餐吃剩的白面大半碗，够你吃的了。过来嘛！”得到这诚挚的邀请，刘再生便端了碗，笑着捱过门去。筷子一捣，风卷残云，一下就把那点荤荤腥腥捞了个一干二净，还嚼得嘴巴“呱唧呱唧”响。史奶奶一旁站着，望着他吃，并鼓励他：“吃吧，吃呀，泡汤，泡汤。莫不好意思。下餐记得来，莫要我喊了。吃我不穷的。我养了个当专员的崽，他敢不给老娘汇钱来？”刘再生便放心落胆吃，残菜剩饭由肚子装。“喂，慢点。帮我挑担水再走。”等刘再生吃完往回撤兵时，史奶奶便这样留住他。他有的是力气，立马放下碗，一口气帮她那口大水缸挑进十担水去；一直挑到水溢出缸口，让你大水淹了龙王庙。有时，史奶奶支使他：“帮我菜园子里泼几担粪吧。”他二话不说，又挑上粪桶去了菜园。放下家伙时，史奶奶自然还有酬报，不是塞把他一双烂胶鞋，就是送他一条破衣裤。这些东西都是史奶奶从崽屋里拿回家来的。刘再生对史奶奶答谢的最佳方式就是当场试穿，让人家望起他吃吃地笑一场。“满合脚，满合身哩！我崽屋里有的是旧衣旧鞋。都是你的。只要我史奶奶不死，保准你有的吃有的穿……”史奶奶常常这么说。刘再生就憨憨地笑：“史奶奶，谢您呢。”“谢我？”史奶奶笑得更响亮，“你拿甚么谢我呢？送我一筐破烂么？金钓老鬼想破脑壳，我都不得把他呢！再说，你史奶奶是外人么？我的脾气你未必不晓得？——我是逢善不欺，遇着个叫花子，脱条裤

子把他穿起；却又是逢恶不怕，哪个脑壳上长了八只角，我也要扳它两只下来做号吹！嘻嘻……”

……想起史奶奶往日这些恩典，刘再生的肠子下水都发热……

远远地望见老人家从镇税务所的大铁门里闪悠出来，他忙整整衣冠，苦笑着迎了上去。不过，待史奶奶走拢身，他想好的一套话却变做一个不响的屁，沿着那串九曲十八弯的肠肠肚肚漏掉了。嘴没张开，倒被史奶奶抢了先：

“喂，再生哪，又是去求人吧？其实呢，这都是枉然了。这是偷税抗税的大事情，哪个敢沾边啰？打个屎壳郎，沾上一身臭呢。我才又向所里求了情，汇了报。他们还批评我没得觉悟呢。再说，那一天罚你的款，我和人家麻子所长吵起来，你都是看见了的……”

“史奶奶，”他把一副极卑贱的苦笑做在瘦长的瓦刀脸上，落下嗓门恳求道，“史奶奶啊，这事，全凭您看在邻居的份上，拉我一把吧……我实实在在拿不出啊。凭良心说话，我没偷那么多税呀！三千块！天咧，我敢么？我又没吃雷公胆！要是这样，我刘再生就不是人了……”

史奶奶笑笑，说：

“账是摆在桌面上查的，会冤枉你么？刘所长他们和你又无冤无仇的。再生哪，打击偷税抗税，是上边的政策，到处都贴着告示呢。我看也不是哪个和你过不去。我和你虽然打邻居，一窝雀雀一窝亲，沾着和别人不同的情份，可我史奶奶也不能拿起政策做人情哪。哪个叫我的崽是地区的专员呢？我那崽拿的是共产党的俸禄，我是共产党的娘，我也不能不对政府尽力呀……讲句良心话，你一个翻身贫农，住的是再生屋，享的是政府的福，政府也待你情份不薄哪！你反倒是在税款上

做手脚，瞒心昧己，坑害公家，也损了心了……要说钱，你还是有的。三岁小把戏都晓得的。这几年，你发旺了，吃的都是带把把的烟呢。喇叭匣子都表扬过几回呢。刘镇长见了都装烟呢。这笔罚款——该缴公家的——就没有了？哪个肯信口？我看，你就认了吧。好汉不吃眼前亏，免得上边派人来拆你的屋、牵你的猪呢。弄得不好，人家把你往牢里一送，吃几年官司，你反倒吃大亏。我劝你卖掉家什，当了土地，把账还了吧……”说着，车转身子要走。

刘再生抢上前一步拽住她的一只袖子，哭丧着脸说：

“史奶奶啊，我们是邻居呢，您也照看我大半世人了。我这身骨肉都是您养大的呢。这回，您就见死不救了？史奶奶啊……”

史奶奶见刘再生喊声悲切，泪水盈盈，居然也提及了往日的情份，心软了一下，略加运神，又骤然一硬，挑心剔骨地笑着说：“唉，从前是甚么年月？如今又是甚么年月？世间有几人上了岸还记得起撑船手？世间有几人抱了伢儿记得起臭媒婆？你也莫求我了。‘人不求人一般大’——你说得在理上呢。我怕是配不上做你刘大老板刘大经理的邻居了。要说，金钩老鬼才是你的邻居哪！共得裤子穿，胜过亲娘舅呢。如今，他也搞了帽子，和我们贫农平起平坐了。你倒是应该去求他帮忙的……”说着，把刘再生的手解开，颠着兰花步子，晃晃悠悠地走了。

三

刘再生之所以受到史奶奶冷遇，原是他自作自受。清风镇方圆三十里，哪个不晓得老人家待他恩重如山呢？刘再生

却是不识好歹的。

那天夜间,他被史奶奶恭恭敬敬邀请去看电视。清风镇是个小村镇,当时唯独史奶奶家有台电视机。那是专员孝敬母亲的,试制品,九吋的小家伙。不过,在乡邻们眼里,却是希罕物件。因为是头一次看电视,史奶奶好喜欢,瓜子花生和盐姜茶任乡邻们享用。刘再生是史奶奶家的常客,又沾着友邻的情份,自然被安排在顶前排椅子上,瓜子花生伸手可得,任他吃个饱。史奶奶常到城里住,见识广,扭扭这个旋扭,拨拨那只开关,屏幕上的图像跟着史奶奶的胖手指起着各样变化。大家赞不绝口,都夸史奶奶有本事,有福气。刘再生紧傍史奶奶坐着,吃花生的声音比哪个都响亮,加之有了几分店主的荣耀,几分富户的派头,议论就有了,显得比史奶奶还有见识的样子。

好巧!电视里放出的是江青受审的场面。那女人一边抹眼泪,一边撒泼,一副泼妇骂街的样子,逗起电视观众们笑声阵阵。屋子里热闹得像看猴把戏。

史奶奶却显得心绪不佳。

这是令乡邻们大惑不解的。哪个不晓得,六七年,她那当专员的崽因为上书中央文革小组反对农民进城造反,被江青点了名整,腿杆子都差一点打断了。史奶奶不怕事,逢人就骂蛤蟆精缠住圣人了,江山要败落在她手里了……而眼前电视里这么一判,江青居然等着吃官司了,老人家却又勾下脑壳……

知趣的乡邻立马收住谈笑,停止吃瓜子,一个个死人似地呆坐着。惟独刘再生不晓得随大流,反倒拍手顿脚,连喊“有味!有味!”

史奶奶说:“笑甚么?蠢笑!那一年把你吊到屋梁上,屙

了一裤裆屎，有味么？……人家到底陪主席那么些年，下手到底有点……”

“史奶奶，您如何说这号话哟！”刘再生以一个店主的身分指评道，“不把这伙害人精下大牢、砍脑壳，过得上如今的好日月么？您真没得觉悟！”

“啊！我没得觉悟？”史奶奶火气好旺，脸都寡白了，“你一个拾破烂的，也晓得打官腔了！你呀，就不配看电视，只配拾破烂！”说着，悻悻地站起身，“啪嗒”一声关掉电视机，“好了，好了，今夜里到这里打止。没得好节目。明天夜里过来。”

对史奶奶的武断行为，刘再生有些不满，乡邻们走了，他却仍然坐着不走，大有同史奶奶煮酒论英雄的气概。史奶奶被他当众驳了面子，火气正蓬蓬地蹿着呢，指着他的鼻尖说：“走吧，走吧，又不是我屋里守家狗，还坐着做甚么？以后莫来看电视了。我这人没得觉悟，和我这号落后脑瓜子坐一条板凳，怕沾上邪气呢？……”

其实，这也仅仅是气头上的一句话。论辈份，论年纪，论情份，论地位，史奶奶都有资格这么数落两句的。也原本没得甚么恶意呢。没料到，刘再生却顶了真。我还是往日的刘再生么？走在清风镇街上，哪个不晓得我是再生废品收购店的刘老板？连人家镇长见了都握握手呢……第二天夜间，第三天夜间，他果然没过去看电视。

第四天早晨，他在水井旁边当众宣告：他要置一台电视机！

史奶奶忘不了友邻的责任，劝道：“成家好比针挑土，败家恰似决堤水。你苦了一世人，才起水两年，就怕票子咬人么？”

刘再生闷住不作声。

史奶奶又劝：“再生哪，你想想，我们两家就隔堵墙，老鼠

蚊子都是合养的。我屋里电视机还不和你自己的一样么？”

刘再生瓮声瓮气说：

“到底就不一样……”

“哪门不一样？”

“看人家的恁气，让你看，你就看，不让看，把你当狗撵。人不求人一般大呢。”

“不求人？”史奶奶被呛得瞪圆了眼泡，“你想不求人了？你发财了？你想和你当专员的堂兄赌气派、论英雄？”

“这电视机……我还是置得起的。”

“赚了几个露水钱，不能大手大脚的。打肿嘴巴充胖子，蠢呢。你要记得从前的日子……”

“从前是从前，现时是现时。”

“我是好心劝你！不能信马由缰的。”

“劝我做甚么？我又不当贼牯子。”

“再生哪，你不听劝，要翻船的！”

“我花我自己的钱。”

“花自己的钱?!”史奶奶直翻白眼，一时无言以对，“好，好，由你，由你。我嘴巴皮不发痒了。”

翌日，刘再生果然撤下史奶奶，从县城置回了一台黑白电视机，却是十四吋的，比史奶奶的大了五吋。

接下来，史奶奶的电视暂停五天。她去城里打了一转，回来时，居然抱回来一台十四吋的彩色电视机。自此，她屋里看电视的人比往日还要多。招待呢，除了瓜子花生这些“保留节目”外，还添了带把把的芙蓉烟。史奶奶说，那烟一支要值五角钱。刘再生的电视虽然也填补了五天空白，无奈彩电一到，小巫见大巫。乡邻们也不管你甚么店主不店主，当即又来了个改换门庭，一齐往史奶奶屋里涌。那香喷喷的带把烟较之

刘再生的板凳清茶,自然要诱人得多。

刘再生呢,到底落了福,不到半月功夫,那电匣子居然被花脚母猪从方桌上拱下来,又朝着嵌喇叭的细缝缝里屙了一泡屎,哑了。卖把别人,活生生蚀了两百块本钱,落得了乡邻们一场耻笑。金钧老伯说这是“退财折灾”。“灾”在何处呢?刘再生不晓得。后来,他耐不住金钧老伯的苦劝,想到自己开店,日后还是少不了和史奶奶打交道,居然又厚着脸皮过史奶奶屋里看电视。史奶奶虽然没把他当狗撵,但安排的座位却是最末一把椅子,加上人多,摆在电视机旁小桌上的瓜子花生就难得到他手上了。一场电视看完,史奶奶一连给男人们装了三排带把烟,惟独没有装把他。

刘再生受了“无鱼”之礼,从此不肯轻易踏史奶奶的门坎,只是勤勤恳恳地做生意,把个收购店治理得红红火火,远近都出了名,满世界的人都把破铜烂铁往这里送。为了“雪耻”,他有时当了史奶奶的面故意在荷包口挂上一大排水笔,让那笔扣子的闪光刺得老人家睁不开眼睛。有时,史奶奶剁肉吃,他也立马跟着往案板前挤,还吹牛皮说自己一天不吃肉肚子里就要起火。其实,史奶奶原是德高望重的贤惠人。“惩罚”刘再生之后,气也消了大半,正所谓大圣不记小人过呢。加之刘再生不上门来,水缸里的水便显见供不应求了,茅坑里的大粪也齐了缸沿,蛆婆子都爬上墙壁了呢,而菜园子里的韭菜萝卜因缺少粪肥,已是黄皮寡瘦的了。倒是应当与刘再生重修旧好呢……于是,她就隔着墙喊刘再生帮忙泼几担粪。刘再生还是去了,可才挑了一担,就放了家伙,说是生意太忙,不能久留。为了显显店老板的卫生,他舀了一盆水细细地洗那双拾惯了破烂的手,并且还大大方方地动用了史奶奶的刚开封的香肥皂。史奶奶虽然有了看法,待他临出门时还是要送他一